



【风过留痕】

寻找一段岁月

□孙葆元

人是一步步往前走的，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步子想回过头去看看。看什么呢？看来路。岁月是一阵彩色的风，由记忆保存，来路却是原色本样的，即使色彩褪去，仍然留着恒久的模样。

那次在济南南外环候车，车迟迟不来，眼睛无意识地在站牌上搜索，突然看到三个字：侯家村。公交车竟然能通到侯家村？在我的记忆里，那可是个偏远的地方。

十六岁的少年每年有10天的劳动课，我和我的同学打起背包，从佛慧山往南翻过一座座山头，到那个偏远的山村去。从小摹习山水画的我，开始还为那些从没有见过的山形兴奋不已，走着走着，眼睛就疲倦了，那山仿佛都是一样的，张开巨臂拦在面前。感觉路被大山挡住了，走到山前，路却从山坳穿出去，始知，没有挡住路的山。队伍几乎走了一天，记不清翻了多少山头，黄昏时分来到侯家村。正是仲秋，农村开始秋忙。我们住农舍、睡草铺，伸出手去，为秋天的收获献出一个少年的绵力。那是1966年。

在此之前，我参加了艺术门类的考试，在等待录取通知。未卜的结果让人忐忑，录取或落榜，决定着人生第一场胜负。似我等学子，少年学画，参加过数次少年美展，手里握有两张奖状，自认应该与落榜无缘。我们的劳动是从山坡上往村里扛玉米秸，玉米摘收了，玉米秸捆扎起来扔在山坡上，那是村民冬天烧灶的柴火，要运回来。运输这些既不值钱，丢弃了又可惜的玉米秸的任务，就落在我们头上。刚砍倒的玉米秸很沉，当地村民叫秫秸，女生需两个人才能抬起一捆，男生一人扛一捆，我们几个个子高的充大个儿，一人扛两捆。当两捆秫秸压上肩头，说实在的，真有点龇牙咧嘴！十六岁的少年已经有了男子汉的气概，扔下一捆是可耻的。于是，龇牙咧嘴地走在崎岖的山道上，下了坡，再过一道沟，又经过近千米的土路，才能把秫秸卸到场院里晾晒成柴。

后来学习经济学，我思考过十六岁那场劳动的价值。从经济学的概念着眼，它没有多大意义，但那次逞强斗勇的“劳动”却在记忆中挥之不去，从开始就诠释着磨砺，那可笑的龇牙咧嘴从此种植在心中。在青年、在中年，遇到磨难时，我在灵魂里龇牙咧嘴，表面依旧从容。改革开放之初，民营资本进入市场，我去了北京一家颇有名气的公司。事业部经理交给我一项包装设计任务。设计稿拿出来，经理满意，交董事会讨论，董事长指责这份设计没有领会公司精神，事业部经理吓得不敢抬头，那顿痛骂指向了我。我怒气上涌，感觉我的尊严受到侮辱。但很快，我平静下来，聆听着那场斥责。我不知道我脸上的表情如何，只能用平静维护着一个个体的尊严。与会的有一位公司领导，会后悄悄拍着我的肩膀说，我们都以为你顶不住了，从你脸上一点云丝都没有看到。我知道，我硬是用扛秫秸的那股气把这件事扛下来了。

我决定到侯家村去，公交车从山东大学新

校址旁边一个道口插入南山。一进那个山口，我的记忆就被激活了，已经忘却的昨天一幕一幕在眼前复活。还是那些山，张开双臂拦着去路，山却绿了。人是会变老的，山形依旧提醒你年轻时走过的路，但是路已经变了，由过去的石梁路变成了柏油路。公交车逶迤前行，路越走越窄，擦着村舍的房檐前行。有房屋在侧，人就不孤独。过去沿途是没有这些房屋的，思维在混沌中开窍，这是民宿，这是便利店……当农村经济不再是单一的，村舍的色彩就丰富起来。

侯家村是留下我青春气息的地方，在山山峁峁间寻找，我找到真迹，那条载着我们扛玉米秸的小路依然躺在那里。不知是疏远久了，还是长期在草丛中沉睡，它荒芜了。疯狂占道的草告诉我，少有人从这里经过。我寻找当年画过的壁画、写下的标语，旧墙已经推倒，代之以新的小楼，楼院的门有的敞开着，往里窥探，希望看到一个熟稔的身影。一个中年女人从另一头走来，老远就盯住我，走近了，停下脚步问，你是外边来的吧，你找谁？我说不上来找谁，我只是想找侯家村的人，应该说是找老乡吧。我说，村里应该有个戏台？女人点点头，往远处指了指，那边果然有个撂荒的台子。当年这个台子可不荒凉，村里有个剧团，因我们到来，为我们演出话剧。化妆师是我们的一位语文老师，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过，听说村民能演出话剧，立刻请缨。他简单了解了剧情，那妆化得很符合人物性格，演员们从没有顶着这么好的妆容登台，把小山村演得激情澎湃。眼前这个女人当然不知道那一场盛大的演出。我便说出了演出人员的名字，他们大部分已谢世了。女人听到侯德山这个名字，立刻高声说，他老人家还健在，就在那个大门里住！她应该是这个山村的后代。

往事被风吹雨打去，被唤醒的是创造往事的人。蓦然回首，那里有他青春演出的剧目。人生原来如此！

当年，从侯家村劳动回来，我收到艺术学校的通知：考试作废。青春年华，初尝了路的艰难。

青春有弹性，把它压下去，它就会用同样的力量弹起来。这是扛玉米秸的效应！青春又像日出，无论昨夜如何阴云密布，只要次日阴云散去，每次日出都是喷薄。登泰山看日出，似乎只有那个日出才是人生的奇观。有一次到小钦岛去，小钦岛在渤海中间，远离大陆，在这里体验一种渔家生活。导游说，在岛上可以看日出。于是大家凌晨4点钟披衣而起，纷纷登高看太阳如何从海水中跃起。同事中只有一个家伙呼呼大睡，无动于衷，便问他：为什么不去看日出？那人说，日出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在家乡种地，天天看日出！

日出就是我们的生活，不管你看见或没看见，它都循规而出，届时而落。日落告诉你，今天结束了，新的开始在明天的日出里。我们只能在记忆的光里寻找落日的余晖，对明天的辉煌是追求，一步步不倦地走着追求。

（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会员）

【文化杂谈】

万木秋声读秋蝉

□于永军

人生如蝉，蝉如人生。在中国古典诗词中，蝉除了代表时令，还寄托了生命的寓意：夏日的蝉声，象征着生命的快乐与激昂；秋蝉的鸣叫，则被赋予生命周期的感叹，还有吉祥、超越与新生的期冀。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寓意，读蝉成了古诗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生命乐章。

秋蝉又称寒蝉，其叫声于渐凉的秋风中，常被形容为“半咽半随风”，因而很容易引发诗人对时光匆匆、人生易老的惆怅。如唐代陆畅的《闻早蝉》有云：“落日早蝉急，客心闻更愁。一声来枕上，梦里故园秋。”一个“愁”字，灵动地道出了听早蝉嘶鸣的愁绪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在《秦中感秋寄远上人》中用了一个“悲”字，不加润色地白描自己的内心世界：“日夕凉风至，闻蝉但益悲。”这般诉说尽管直白爽朗，但同样透出一种秋日闻蝉的失意。南宋陆游的《秋日闻蝉》中竟然用了一个“恨”字：“世间最是堪堪恨，送尽行人更送秋。”凝练表达了无奈之情：虽“恨”时光流逝，却也只能眼巴巴地“送尽”而无力阻止。

然而，借蝉悲秋在古诗中并非主调，初唐诗人骆宾王的《秋蝉》就高调宣示：“九秋行已暮，一枝聊暂安。隐愉非谏楚，噪柳异悲潘。分形妆薄鬓，镂影饰危冠。自怜秋影断，寒林夕吹寒。”诗中诚然也有秋蝉嘶鸣的孤独、委屈和无奈，却蕴含着逆境中坚守道义的骨气与节操，表现出一品格高洁的独特美。位列“初唐四大家”的虞世南写《蝉》，更堪称格局高远：“垂绥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诗人将蝉声远传归于“居高”而非“藉秋风”，品格高洁的人无需凭借外力，自能声名远播。显然，这里所彰显的是一种人格的力量。

古人还有一种观点，认为蝉是无法活到秋天的，因而视秋蝉为吉物，秋日闻蝉象征着吉祥与好运。东汉末年的王粲在《从军诗五首》中写道：“寒蝉在树鸣，鸛鹤摩天游。客子多悲伤，泪下不可收。朝入谿郡界，旷然消人忧。”从军西征的王粲

坐在船上顺江而下，正因颠簸劳顿累着并悲伤着，当船驶入谿郡界，突然感受到一片宁静与祥和：秋蝉在江边的树上鸣唱，鸛鹤在天上飞翔，原本压抑着的心情，随之舒缓开来。唐代山水诗人王维有一首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：“寒山转苍翠，秋水日潺湲。倚杖柴门外，临风听暮蝉。渡头馀落日，墟里上孤烟。复值接舆醉，狂歌五柳前。”这首五言诗将自己倚杖于柴门之外听蝉鸣的闲适，近乎白描地表现出来，想那愉悦诗人耳膜的韵律，定然不是烦人的噪声，而是阵阵宜人的乐音。晚唐诗人李商隐的《蝉》这样写道：“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。五更疏欲断，一树碧无情。薄宦梗犹泛，故园芜已平。烦君最相警，我亦举家清。”诗人运用人与蝉对照的笔法，以蝉鸣托物言志，既写自己怀才不遇、穷困潦倒的境况，同时抒发了对高洁品格的欣赏，一改秋日读蝉只寄寓心情而缺乏内涵的意象特征，因而成了咏蝉抒怀诗的经典之作。

蝉有蜕变的奇迹，其过程象征着自我革新与重生，这自然成了诗人写秋蝉的一种精神追求与寄托。如中唐辞官为道的戴叔伦在《画蝉》中写道：“饮露身何洁，吟风韵更长。”既突出蝉的纯洁本质，又暗喻品格对世俗的超越，展现了一种人格追求的自信。又如宋代诗人杨万里的《初秋行圃》：“落日无情最有情，遍催万树暮蝉鸣。”于夕阳西下的情境中写秋蝉，诗家往往会与离愁别绪相关联，而这首诗却让蝉声此起彼伏以象征落日之“有情”，不仅为秋日增添了“有情生机”，更让秋蝉唱出了惬意与舒适，可谓别开生面。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，尤其让人耳目一新：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这里将秋夜蝉鸣与明月清风、鸛鸣蛙鼓、稻花飘香等恰到好处地拼接为一体，构成了一幅大美的秋日丰收图，清新宁静，意境优雅，既透出了发现美、构筑美的逸气与才气，也显现了处世的乐观与超然，无疑让读蝉的意境跃上了新层次，走向精神的华丽转身与涅槃。

（作者为知名杂文家、中国作协会员）